

玩具熊13萬壞了還要進ICU

上海的玩偶醫生哈特曼最近新換了工作室——隨著LABUBU爆火，6月以來，找他修復「受傷」LABUBU的訂單越來越多，他需要給這些玩偶尋找更大的容身之處。新工作室從之前的15平方米，增加到70平方米。

「我把玩偶當成人，它缺胳膊斷腿了，我修復好，就像醫生把病治好一樣，很有成就感。」這一個多月，哈特曼修了100多只LABUBU。忙不過來的時候，妻子也上手幫忙。

在全世界範圍內，有許多像哈特曼一樣專門為玩偶「治病」的人，他們被稱為「玩偶醫生」「玩偶修復師」，甚至誕生了「玩偶醫院」，設有普通門診、急診和ICU，每一位「患者」都有自己的檔案和入院記錄。從LABUBU等潮玩到電子玩具，再到陪伴主人成長的「阿貝貝（布娃娃、毛絨玩具等安撫物）」，大部分玩偶能在玩偶醫生的「治療」下恢復健康。

華東師範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發展心理學博士、美國密歇根大學Ross商學院訪問學者譚詠風告訴，從消費心理學角度來看，在滿足消費慾望的「購買並佔有」後，真正能夠使商品或品牌與消費者產生深層連接的，是每個人對其情感和意義的創造、傳遞。因此，玩偶醫生的存在既是市場需求，也是情感需求。

在材質、大小、設計層出不窮，同款不同價玩偶隨處可見的當下，人們為什麼要花費可能超過其本身價格的金額去修一個玩偶？每個人的答案不同但相通。

棘手的「患者」

山東濱州的崔巍成為一名玩偶醫生，始於為一隻斷鼻小熊修鼻子的經歷。

崔巍是醫療器械維修專業出身，學過六年美術，從小就喜歡拆裝玩具，經常在模玩論壇上分享修理塑料及金屬玩具的經驗，也會在社交媒體上發模型修復視頻。

來求助崔巍的是河南的一位父親，他的女兒有一隻相伴多年的小熊玩具。一次意外使小熊的鼻子斷了，父親希望恢復小熊的「原裝鼻子」。

小熊的鼻子原來是插栓式的，如果只用膠，無法固定。崔巍的「治療方案」是在鼻子的背面打兩個相通的孔，穿上鋼絲，再上膠固定，防止小熊斷掉的部分再次發生位移。

將這次偶然的修鼻經歷發在網上後，來找崔巍修毛絨玩偶的人越來越多。去年1月，崔巍和有過縫紉學徒經歷的妻子辭掉工作，成為全職玩偶醫生。在他看來，他的工作相當於整形外科醫生，「他們是讓人的容貌變美，我是讓玩偶的美型度得到提升」。

修玩偶沒有看起來那麼簡單，玩偶醫



生也需要「鑽研醫術」，以應對「疑難雜症」。幾個月前，崔巍「接診」了一位輕鬆熊「患者」，這只輕鬆熊是拉震玩具，內含拉震機芯，抽拉繩子時會左右搖頭。但它現在不會搖頭了，所以被送到了崔巍這裡。

崔巍為輕鬆熊「體檢」，發現原裝機芯已經被換掉。「拉震機芯沒有賣的，所以我想辦法給它重做一個機芯。」

哈特曼也遇到過棘手「患者」。他曾治療過一隻身價13萬元左右的彩虹積木熊。這只熊身高28厘米，全身用約1.3毫米厚的不同顏色薄木板壓制而成。之所以被送來就醫，是因為它在運送途中遭遇暴力拆解，身上被劃了很多刀印。

「首先得找材料，一番檢測之後我發現這只熊是用加拿大楓木染色製成的，所以我得先把加拿大楓木磨成粉，再調顏料上色，跟原色做對比，然後配合水性膠，用筆將染色的木粉刷進被刀劃過的凹縫上，再打磨平整。」這只積木熊接受了一個半月的「治療」，主人後來給哈特曼送來錦旗，寫著「玩具救星，妙手回春」。

如同人類醫生一樣，玩偶醫生也有各自擅長的治療領域。有像崔巍一樣擅長治療縫紉和機械電子類玩具的，有像哈特曼一樣擅長木質和搪膠潮玩修復的，重慶的薩曼達則擅長玩偶零件和材料的復刻。

薩曼達出身美術世家，從小就喜歡手工，還能接觸美國、日本等國的手工材料和工藝。「這些修復知識都是從小積累的。修復的時候，需要知道每種布料和工業材料的學名，有時候尋找日本材料還要知道日文叫

法，以及翻譯成中文又叫什麼。」

國內的玩偶醫生是近幾年才誕生的職業，而在日本，早在1996年就成立了「玩具醫院聯絡會」，2008年更名為「日本玩具醫院協會」。

日本玩具醫院協會秘書長新田輝夫告訴，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初，日本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也被稱為「大量消費社會」。在「一次性文化」蔓延的背景下，出現了「重新找回珍惜物品」的呼聲，玩具修復的需求也在此時出現。「有關日本玩具醫院出現的可考證資料，是一張1976年左右玩具醫院的照片，上面寫著『玩具醫院，讓您珍貴的玩具重獲新生』。」新田輝夫說。

截至2025年6月底，日本玩具醫院協會下已註冊了726家玩具醫院。這些玩具醫院以招募志願者的方式運行，有時會收取材料費，但大部分情況免費為玩偶提供治療。

而在美國，玩偶醫生出現得更早。19世紀末，美國就出現了「Doll Hospital（玩偶醫院）」，運營模式以街邊小店為主，為破損玩偶提供治療。澳大利亞在1913年也有了一家「Sydney's Original Doll Hospital（悉尼玩偶醫院）」，醫生大多來自玩偶製造工廠，擁有修復配件的購買渠道。對於無法修復的玩偶，醫院還設立了「玩偶墓地」，讓無法被修復的玩偶「入土為安」。

找不到信任的醫生

「求求大數據，幫我推給玩偶醫生，還我一個媽生小熊吧！」今年1月，張梓迪在社交平台發了一則尋找玩偶醫生的帖子。「我看到了好多玩偶醫生塌房的帖子，不是亂收費就是手藝不好。所以我選擇的時候很謹慎，需要知道玩偶醫生入行多久，看他修復過的玩偶狀態對比圖，瞭解他在材料選擇上的想法，價位和工期是怎樣的。但到現在，我都沒能找到信任的醫生。」

張梓迪的擔心並非多餘。多名玩偶主人告訴，他們曾在送玩偶就醫時「踩過坑」。

收費是雙方最大的矛盾點。2020年，剛剛高中畢業的李鷗送玩偶小狗到一個玩偶醫生那裡，她的訴求是為小狗清洗加固毛髮，換棉並保留舊棉花。「剛開始溝通的時候，他（玩偶醫生）給我看的價格表是便宜的，但是小狗寄過去之後，他開始加項目、加費用，比如清洗加價到700元，包括專業配方費和人工費。」最終，李鷗付了1000多元，這對剛畢業的她來說不是一個小數目。「本來想做的植毛因為價格超出預期也沒有做，我提出保留的舊棉花也沒有保留。」

住在雲南的王斌曾想讓玩偶醫生修復女兒的玩偶，對方報價上萬元，王斌只好讓對方把玩偶寄回來。

受訪的玩偶醫生們告訴，每個玩偶的治療方案和費用都不一樣，一般會從幾十元到幾百元不等，難度較大的復刻和耗時耗力的植毛會貴一些。「材料按照成本價收費，其他按工時收費，基本是50元每小時。我們會和主人提前確認玩偶的治療內容和價格，如果他們能接受再寄玩偶過來。」崔巍說。

薩曼達則將收費定在玩偶原價的十分之一左右。「比如一個兩三千元的Hello Kitty玩偶，我的修理費用是兩三百元。我希望玩偶修復的價格能夠控制在大家可接受的範圍內。」

陶潔曾帶著自己的小熊到日本玩具醫院協會下註冊的一家東京玩偶醫院。「那位醫生爺爺跟我說了要修復哪些地方，需要2到3天時間，問我是否同意把玩偶留在那裡，然後他帶我去了新宿一棟賣各種各樣布料等配件的大樓，跟小熊的舊皮膚對比，找最接近的面料和眼珠，我付了大概1000日元（約合人民幣48元）的材料費，醫生把換下來的配件都裝在一個小信封裡還給我，還把整個修復過程刻成了光碟。我去接小熊的時候，醫生們跟小熊打了招呼，祝它身體健康，整個流程都很規範。」

不過，日本玩具醫院協會下屬的玩偶醫院比較特殊，是公益性的，所以收費較低。日本還有許多企業性質的玩偶醫院，位於大阪的一家玩偶醫院設置了門診、急診和ICU，玩偶入院需要填寫病歷卡，掛號並建檔。

除了提供清潔服務、棉花填充和「提升玩偶氣質」的美容室，醫院還設有進行輕至中度損傷縫合手術、部分植皮手術的普通病房，適用於和玩偶有分離焦慮的主人的急診

病房。重病玩偶則會進入ICU，由技藝高超的修補員負責診治。

除了收費矛盾，專業程度不一也是導致許多顧客不滿的原因。上海的玩偶醫生錢招榮曾是一家毛絨玩偶工廠的廠長，在他看來，成為玩偶醫生需要一定的專業能力和知識，比如瞭解毛絨玩具製作過程、布料製作工藝和染色等。「但現在從業人員比較鬆散，有的甚至只是學過一些手工教程，就開始從事這個工作了。」

日本之所以成立玩具醫院協會，也是出於專業性的考量。新田輝夫告訴，1996年初，日本每年有超過一萬種新玩具上市，個人玩具醫生的修復知識已難以應對，因此在東京玩具美術館館長多田千尋的組織支持下，建立了玩具醫生信息共享的橫向聯繫網絡，呼籲全國的玩具醫生參與。

各地玩具醫院自行招募的玩具醫生，均需要完成培訓課程，包括玩具修復基礎知識、模型拆解、電機修理等實操技能。從1996年12月到2025年6月，日本玩具醫院協會已經舉辦了128期培訓課程，培訓後，玩具醫生需在玩具醫院實習，修復約50件玩具後才可獨立執業。

「玩具發展日新月異，外觀雖然相似，但是內部構造常變。所以協會還在官網設置了『修理智慧』欄目，定期發行《玩具醫院通信》，內容包含技術文章，同時定期舉辦技術交流會。」新田輝夫說。

相良友哉是「Tomotsuki（京都）」社區共生與發展組織的運營人員，也是京都SKY玩具醫院的合作者。他告訴，在人才培養方面，京都SKY玩具醫院會定期舉辦技術培訓，包括焊接、電路檢測、特定玩具維修等。在實際活動中，採取資深醫生與新人搭檔的「邊做邊學」模式，讓新成員通過實踐掌握技能。此外，玩偶醫生還會在兒童館等現場與孩子進行互動，幫助新醫生在學習維修技能的同時鍛煉溝通能力，成長為「被地區信賴的醫生」，而非單純的「修理工」。

在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副研究員彭健看來，目前我國的玩偶醫生屬於一項「同道」事業，即對玩偶修復有共同興趣和情感的人形成的部落，至於能否成為一個產業，要視其接下來從業人數、上下游關係和產值規模而定。

「隨著玩偶修復需求的增多，一些從事玩具、服裝甚至皮包生產及維護的從業者可能會轉入這個領域。如果市場容量繼續增加，可能會出現作為第三方的中介或監督者，行業會逐漸集聚，牽頭者可能會發起成立行業組織或自律組織，市場生態會自行修復。」彭健說。

「能不能看著你們修？」

2023年，《經濟學人》曾發表一篇名為《『成人孩童化』的興起》（The rise of «kidulting»）的文章，其中提到，在全球的壓力、悲傷和憤怒情緒紀錄再創新高的情況下，有越來越多的成年人開始轉向兒童的愛好和消遣方式。玩偶也是其中之一。治療玩偶，更多的時候是在治癒人心。

多名玩偶醫生對說，帶著「阿貝貝」來修復的成年人，是很大的客戶群。譚詠風說，在心理學上，許多玩偶在嬰孩發育時期扮演著「過渡性客體」角色。「孩子在斷奶或開始和母親分離時，會創造性地尋找一個母親的替代物，起到撫慰作用。有些人在成年後仍會非常依戀『阿貝貝』。」

山東威海一個送玩偶小兔來就醫的女孩，給崔巍留下了深刻印象。小兔是女孩父母在她出生當天送給她的禮物，陪她長大，見證了她上學、戀愛、結婚、生子。但由於長期機洗和暴曬，小兔衣服已經褪色，布料變得鬆散、破損，體內棉花結塊，臉頰上也有皮毛脫落。

「她找了很多玩偶醫生，但總覺得不放心，後來發現我也在山東，就想親自上門送小兔來治療。」女孩提前找到了和小兔衣服材質、顏色相同的布料，寄給崔巍，崔巍用圖片設計軟件把衣服上的花形一朵一朵畫出來，再找染織廠印染。第一版印出的衣服有色差，調整了一版才恢復了原衣服樣貌。

即便如此，在崔巍提出「把小兔先放我這兒，你先回賓館」時，女孩馬上哭了。「她很激動地說我離不開它，能不能看著你們修？」崔巍同意了，於是女孩下午就一直在他家裡參與小兔的「手術」過程。「我們在拆小兔的時候，可以明顯看出來她很緊張。」

崔巍邊給小兔做「手術」，邊和女孩聊天，後來女孩才放心回了賓館。崔巍和妻子加班到凌晨，結束了小兔的「手術」。

第二天，女孩看到小兔時很驚喜，「感覺它回到了記憶中的樣子」，開心地接小兔回家了。「現在這隻小兔還經常在她的朋友圈出鏡，她的孩子也常抱著這隻小兔。」崔巍說。

除了作為過渡性客體存在的「阿貝貝」，玩偶還是連接人和人的情感紐帶。今年4月，譚詠風翻譯的《心愛之物：熱愛如何聯結並塑造我們》一書正式上市。這本書由美國密歇根大學迪爾伯恩商學院市場營銷學教授阿倫·阿胡維亞（Aaron Ahuvia）所著，書中提到了幾個人和物的「關係升溫器（relationship warmers）」，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是「人際紐帶」：我們之所以會愛某物，很多時候是因為物使我們和其他人產生了連接。



電話。須知，要給異性，特別是仰慕的異性打電話，除了情場上的老手外，拿起電話和撥號時，都得有相當的勇氣，歐陽剛能做到這一點，只能是愛的力量支撐著他做到。」蓮子像是愛情心理專家似地說了以上這番話。

準備的過程是愉快的，菲妮和蓮子以飛一樣的速度去買了游泳衣、墨鏡、防曬霜等等。4月3日一大早，歐陽家那輛越野車如約而至。她倆一上車便和歐陽永、歐陽城，歐陽剛和春媛四人相互嘻嘻哈哈地道了早安，才由司機載著向南駛去。

一路上，蓮子同他們是大談特談即將到來的海島度假生活，將如何的度過才有意義……菲妮似睡非睡地聽著。

將近中午了，車子才在一個熱鬧的海濱小城的港口停了下來。司機想等到快艇來接他們才回去，不多時，一艘能容納三四十人的快艇開來了，蓮子帶頭穿上了橙色的救生衣後便上了船，大家是有樣學樣一個個隨她入船就座。船內的裝潢既舒適又豪華，兩個帥哥一個美女貼身服務著。蓮子瞭解後對大家說：「還要航程近小時才到『愛心島』。」坐在船上往外望去，不時可看到了螃蟹船和渡船朝同一個方向航行，服務員說，這些船是要到對外開放的大心島。

也許是早就接到了通知，快艇服務員們為六位遊客準備了精製可口的午餐。

(一七三)